

1164

海盐文史资料

第十七辑
第十八辑



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第 十 七 辑

目 录

热力工程界先躯陈大燮 涂正华(1)

追忆陈大燮先生 徐裕光(3)

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

学习陈大燮先生 交大热工教研室(5)

电报界前辈王柏年 王 飞(8)

富士英 陈谨芬述
涂正华整理 (11)

一九九〇年八月

热力工程界先驱者陈大燮

涂正华

陈大燮，（1903——1973），浙江海盐人。他是陈大齐先生之胞弟。曾任西安交大副校长，一级教授，我国热力工程界的先驱者之一，热工专家，第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。

1927年，美国曾度大学毕业，得硕士学位，回国后，毕生从事工程热力学、传热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。著有《工程热力》、《传热学》、《高等工程热力学》等以及发表热力工程方面的重要科学论文。曾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锅炉透平学会主任委员，全国工程热物理学组副组长，全国热工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
陈大燮为人正直，事业心强。以国家大局为重，以工作为重。解放前对国民党的腐败十分不满，因而在旧社会，他以清高自居，不从政。解放后，他随着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，也逐渐加深了对党、对社会主义的热爱，积极拥护党的方针政策。1957年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，他无条件服从这一决定，离上海去西安，并为党作了宣传动员工作。当时曾有人，因不愿迁西安对他不满，流言蜚语较多，但他并不为之动摇。他认为考虑问题应从大局出发，不能只从个人得失来判断是非。

热爱教育事业，积极投入教学和各项工作。文化大革命时，他年已七十，因脑血栓离西安去外地治疗，但他不因行动不便，书写

困难，仍继续工作，设法购买本事业杂志，作好翻译寄回交大教研室供教员参考。1975年回西安交大后，到“四人帮”被打倒，心情特别愉快，不顾病体，积极参加工作和会议。1978年，在一次会议后病发，送医院抢救无效而逝世，享年七十五岁。

陈大燮生前曾多次表示，把他的稿费和在“文革”中扣发还之款叁万元，如数献给党。西安交通大学，为了表彰和纪念陈大燮教授，以他捐献之款为奖金，设立“陈大燮奖学金”以鼓励学习成绩优异的硕士研究生。

陈大燮教授的唯一女儿陈尔瑜，现在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任教。

追忆陈大燮老师

徐裕光

陈大燮教授是我在大学时代的老师。1945年我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。三年级时，他教我们热力学（简称“热工”）。他的渊博深厚知识、流畅的英语口语、平易近人严谨的教学态度，虽时隔四十多年，还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当时，他任教的每堂课，总是准时到教室，从不迟到早退。讲授时，全神贯注完全使用英语，讲概念、释原理、做图解，全不用讲稿，书写恭正，常在讲桌前来回走动，面露笑容时而启发学生提问，并耐心的答疑。所以他上课时，教室内坐得满满的，同学们聆听捷记，是深受机械系学生爱戴的、具有高水平的一位老教授。

当时，人民解放战争从内线转向外线作战，并在各战场不断取得胜利。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，蒋管区的经济危机也日益严重，极端的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、民不聊生。在教育事业方面也不断削减经费，造成许多学校的经济危机。国民党的教育部对“交大”每月欠款达七千万元之巨（旧法币）、寅吃卯粮、教职工长期欠薪、生活极端困难、1946年交大教授会发动“反欠薪罢教”。当时的教授会主席是机械系的陈石英老教授，大燮老师也参与罢教，我们学生举行罢课支持。1947年上半年，国民党教育部又强令停办航海、轮机两科、不准设立水利、纺织、化工三系，还盛传将撤销管理学院。交大师生员工在中共交大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。在教授会内，大燮老师也参与要求教育部

收回成命的签名。全校三千学生开火车赴南京请愿（由机械系学生开车）。

大燮老师为人正直、富正义感、爱憎分明、热爱事业。我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。受组织分配曾做老教授们的工作。我一直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始终站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边。全国解放后，在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交大内迁西安的历史事件中，能带头首批赴陕参加建校，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，不是偶然的。

我看到“海盐县志资料第十辑”中，他的亲属陈尔瑜同志写的“追念父亲二三事”一文。才知道大燮老师是浙江海盐籍。作为他的受教过的一名学生，历史见证人之一，特志短文以示尊师的深切纪念。

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

——学习陈大燮先生

西安交大热工教研室

陈大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热工专家、一级教授，在科技教育界享有很高声望。迁校，他是带头人之一。1957年，在西安部分学生入学典礼上，陈先生讲话说：“我是交通大学包括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，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学生上好课”。一席话更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。陈先生所讲授的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课程，向来很有名气。在他担任副校长后，仍坚持上讲台，并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青年教师成长。青年教师试讲，他坐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。有个青年教师第一次开课，为夜大学上工程热力学，意外地看见年过半百的陈先生，也坐在学生中间……。他经常勉励青年同志既要严谨治学，又要敢于严格要求；要钻研教学法，要把课讲得象“说书”一样吸引学生。陈先生带动大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。当时由他主持的工质热物理性质以及新型循环的研究，都是与生产实际密切相关的，对我校热工学科的科学起到了开拓性作用。陈先生孜孜不倦，勤奋工作，为我们留下数以百万计的科学专著、教科书、科研报告和教育资料。他的《高等工程热力学》、《传热学》、《工程热力学》、《动力循环分析》等著作，在高等工程教育界和科技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陈先生一生追求光明，解放前以支持爱国学生运动闻名。他曾感慨地说：“我虽然是个专业技术人员，但解放前的二十多年，并

没有专心做学问。只是在解放后，我才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和科研”。热工教研室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学习，他总是尽可能赶来参加。六十年代初，他向教研室党支部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他曾对他的研究生（党员）说：“业务上我指导你，政治上你得帮助我。”

陈先生严以律己，十分感人。他是全国人大代表，担任十多个全国性的职务。在上海时，毛主席曾接见他两次，陈毅同志也对他很熟悉。可他从来不与人提起这些。有时他坐小汽车进城开会，陈师母想进城买东西，他总是让她乘公共汽车去。他不仅生活俭朴，还处处为国家节约。他患严重糖尿病，每月注射胰岛素需花费几十元，从来不作为公费报销。为了减少医务人员的负担，他坚持每天自己打针……就在他最后患病期间，夜里大量出血，可他不愿惊扰别人，硬是拖到天明，不幸被耽误！至今同志们还常常为未能及早把陈先生送医院急救而痛惜、啜叹！

陈先生仅有一个女儿，远在重庆工作，组织和同志们在他生前曾多次提议把他女儿调来西安，他都不同意，总是说：“我还能自己料理生活，让她服从工作需要吧！”他在遗嘱中写道：“把我的积蓄交给党组织。”1978年陈先生去世后，陈师母遗嘱将三万元人民币交给了学校党组织。1988年，在陈师母去世后，女儿陈尔瑜又把陈先生留给陈师母的一万元生活费、医疗费交给了交大党组织。

陈大燮教授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，为交通大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。他平生最大愿望就是培养青年，他最高兴的事，看到青年学生脱颖而出。为了纪念他的功绩，学校决定将他们捐赠的四万元作为基金，设立“陈大燮奖学金”专门用以奖励成绩优异的研究

生。至今已获“陈大燮奖学金”的研究生有近百人，其中有的获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。陈先生如知有这么多的青年正在以他为榜样勤奋学习，沿着他开拓的道路前进，知道我们国家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，定会含笑于九泉的。

电报界前辈王柏年

王 飞

王柏年，字静山，1900年8月30日生于海盐县坎城乡庄家村西庄，著名中医王锡安先生之长子。1970年病逝于北京，享年七十岁。

王柏年于1919年上海交通部电报传习所结业后，先从事电报工作。1920年又入北京邮电学校（后改为北京交通大学）深造。1923年毕业后继续从事电报事业，共四十二年。其中十四年从事报务工作，二十八年从事电报技术工作，是我国电报界的前辈，亦为我国电报界著名的高级工程师。

王柏年在十多年的报务工作中，深感华文电报在发送时，必须先把汉字译成四位数字，然后拍发，在接收时再把四位数字译成汉字，才能送给收报人。这样译来译去，费时费力，而且耽搁时间，实有改进的必要。他想如能在收发报时，直接由汉字打出汉字，这样就能大大节省报务员的操作手续。于是试制华文电报机（汉字打出汉字的电报机）的理想，常萌于脑际。

1933——1937年在山东烟台任交通部驻烟台电报局水线工程师时，曾作为中方烟台代表，与丹麦大北公司进行谈判，收回了丹麦大北公司在我国经办的上海、天津、烟台之间海底电缆通讯运用权，并为三地水线互相直接通报，提高通报准确率，作出了重要改进。

这时候，王柏年的工作，从报务转向电报技术方面。他为了简

化译报手续，在公余之时，从事华文电报机的研究实验工作。1936年夏季，试制成功一种华文电报机，发报时见字打字，不需译电，但收报时仍需借用人力，不能自动打字。在上海公开试验，受到观摩者的赞许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开始，华文电报机的试制工作，不得不停止进行。

1938年赴四川，任重庆市电报局有线电工程师。1939—1941年在四川璧山县丁家场任交通部技术人员训练所机工班班主任，自编讲义，讲授电报学。利用课余时间，写了《实用电报学》一书，要求出版发行，未能得到当权者的支持。王柏年未因此泄气，在当时生活环境艰苦的条件下，全家节衣缩食，自费印刷出版。由同院教师帮助将文字抄到石印用的透纸上，机械图自己画。装来石印机，请来石印师傅，终于把《实用电报学》印出来发往各地。他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大部分成为我国电报界的骨干。

解放后《实用电报学》被列为大学教科书，风行全国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南京，任交通部材料司考验科科长时期，他设计出一种有线电报盘机，构造简单，动作灵敏，通信距离可达一千公里。1947年赴四川泸州任交通部电信机料修造厂厂长，他将有线电振荡机在该厂试制。1948年试验成功，经核准专利，并命名为《正式有线电振荡机》，投入批量生产，西南各局，1949年开始首先装用。同时，华文电报机的自动打字部份亦在该厂试制，因限于设备，未能成功。

1948年春与电动华文打字机发明人高仲芹先生合作，将华文电报机作为发报机，电动华文打字机作为收报机，另加同步转盘

两套，配成整套华文电报自动打字机一部。发报时，移动指针，对准欲发之字，按动电枢，对方的收报机，自动打出文字。如此华文可以直接收发，不需译电，该机制成后，于同年三月在南京交通部电政司会议室，公开试验一个星期，成绩甚佳。

解放后，王柏年历任上海华东电信管理局有线电工程师、北京中央邮电部电信总局电报处副处长、邮电部技术司主任工程师等职。1964年应人民邮电出版社的邀请，他总结六十多年电报设备的发展情况，写了《电报》一书，供电报机务员、初级技术人员、管理干部学习。

王柏年一生为我国电报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，不愧为电报界的老前辈。

早期外交官富士英

陈诵芬口述 涂正华整理

富士英，字意诚，（1880——1926），海盐县武原镇人，世居城内杨家弄。14岁时离家去上海，先后求学于上海南洋小学及上海方言馆。光绪二十四^年二月（1898），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，主修政治经济学。1902年3月毕业后返国，在清总理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公署任司理外务工作。

民国二年至八年（1913——1919），授任为中国驻朝鲜国总领事，先后任职七年半之久。到任后，首为华裔创立子弟学校，以实施爱国教育。其时朝鲜已沦为日本帝国之殖民地。日垂涎我总领事馆地处汉城市区之中央，地势既胜，而馆址又复宽扩，亟欲攫为己有，以改建其为奴役韩民之总督府。故以重金贿富，以图得其同意，然后再议征购，富坚决拒之。富因患病卸任归国后，日人又以故技收买后任，并仍以重金贿富，以求富勿再作异议。富士英出于爱国之诚，除再次拒贿外，并上书当局，力言如此丧权辱国之事，绝不可行。日人之图谋终未得逞。

返国后，改任外交部参事，时往边疆各地考察议事。一次至新疆伊犁，当地官吏，暗中赠送财物，欲拉拢，图为己利而得包庇，富一一严厉回绝。

按其职位，车马、交际诸费均可花销，而富均以己之薪俸支付。富一生清廉无邪，生活简素。

富士英妻陈氏诵芬（陈大齐先生之胞妹），大家闺秀，识书习礼，贤妻良母，助夫理内教子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，富因病逝于世于北京，年仅四十六岁。

第 十 八 輯

目 录

迎接海盐县城的解放

——记1949年5月在海盐的日子里.....王自强(1)

澉浦镇解放前后琐记.....李启明(4)

家乡赞——记长川坝新貌.....宋季安(7)

记海盐县政府清丈处附设的~~绘算人员养成~~

绘算人员养成所.....马陆基(12)

谭仙岭杂记.....张甫仁(15)

南北湖诗话.....袁增培(17)

一九九〇年十月

迎接海盐县城的解放

——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海盐的日子里

王 自 强

1949年4月23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流血地解放了被国民党政府长期宠作“首都”的南京，分兵东南，不出十天，就迫近了上海、杭州和嘉兴。

当时我已经离开浙江大学，在通元镇中心小学任校长，仍然兼任《学报》（浙大海盐学友会发行）总编辑。5月2日中午，我到海盐采访，先去“县政府”，财政科长周邦镐已经盗卖了几十石“县有谷”，携带大量银元逃之夭夭，而全县的“公教人员”却急如星火地等待着财政科补发薪给。

5月3日上午十点，“县政府”的会议室里有个“临时座谈会”，“县长”马凭祖还在大打官腔，胡谈什么“要组织流动政府打游击”。但是就在这天下午，我单独去访问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显得心神不定，不时在向嘉兴方面探听消息。他对我这个记者提出的补发薪给的事答非所问，却谈什么“我要留到最后”。他一再表示希望地下工作者早点露脸，“免得发生误会”，——这是这个当过省警保处二科科长、具有特工身份的马凭祖的最后哀鸣。

5月4日早上，杭州解放的消息已经传遍海盐城，整个“县政府”人心浮动，议论纷纷。上午十一点左右，我再访马凭祖，他在电话机旁用音哑颤抖的声音同嘉兴方面联系，神色紧张。等他放下话筒，我再次提出“补发”问题，他气喘稍一平复，故作镇静地说

下午一定发。下午两点，我再去找他，他在会议室里跟他的秘书“咬耳朵”，显然是在嘱咐什么。我又提出上午谈过的问题，要他赶快兑现。他心不在焉，连声说“马上可发”，随即找来财政科的一个科员，带领等着的人到财政科去“开票”。——就在这个时刻，乘大家不备，这位县太爷，由两名“勤务”簇拥，带着行李，逃出“县政府”，坐上由那个秘书预先雇好的人力车，冲向东门，赶上了等待着的汽车，向上海方向溜跑了。第二天，一向粉饰太平的《海盐商报》上，登出了“马县长奉命离县”的大字标题。

下午三点，在县商会的大礼堂里，忽然打出了“海盐县人民团体联合办事处”的招牌，并且为县太爷逃跑召开了“紧急会议”。这是当时海盐几个头面人物为保自己要的一个把戏。主持会议的有朱静侯（县参议会议长）、王海麟（县商会理事长、海盐商报社社长）、汪锡康（县银行经理、海盐军事上的“霸王”）、吴鹿鸣（大财主、海盐县中校长）、沈延平（县训练所教育长）等。参加会议的有县属各机关留盐人员、县参议员、乡镇长、教师、记者等，共约一百来人。

会上，主持人朱静侯话音刚落，声名狼藉的县田粮处副处长楼介清作贼心虚，迫不及待地表示愿意主动交出帐目，让大家审查，拼命表白自己，还说什么“要光明磊落地走”。——楼介清其人，在海盐贪污枉法，营私舞弊，勾结地方势力，劣迹昭彰，对海盐人民欠下累累孽债，《学报》早已作过揭发报道。今天，楼介清这个虚伪的“表态”完全是想跳进清算，为自己开脱罪责。但是面对这欺人之谈，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，会场上竟是一片无声的同情。我作为《学报》记者，自然不能缄默无言。我逐条驳斥了楼介清的

谎言，揭露了他罪恶的本质，提醒大家不要相信他的“交代”，并要求办事处警卫组（汪锡康负责）发挥作用。但是办事处的头头们在这么个紧急关头，却表现得十分暧昧、犹疑、摇摆、软弱，无所作为。这正好说明官绅勾结，他们完全站在同一个立场。

会散不久，我就离开县城。5月6日中午再到海盐，在街上碰到查今文先生，他愤慨地告诉我：“楼介清走了！其实，他不走，地方上也一定有人要催他走的！”他的话对我在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作了一个最适当的注脚。——这天下午我在县商会访问汪锡康的时候，他竟然还在为楼介清涂脂抹粉，说他走得“写意”，而当天出版的办事处御用的油印《民声报》，还在歪曲事实，为办事处叫好。这一切，恰恰为他们自己勾画出了一副反动的嘴脸。

历史无情。强大的人民力量吓走了庸懦无能的马凭祖，结束了国民党“皇朝”在海盐的黑暗统治。自欺欺人的“人民团体联合办事处”背叛人民，也随之垮了台。

5月14日上午，我带着近千份赶印出来的《学报》，从硖石坐轮船到达海盐，正好遇上刚刚进驻海盐县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海盐城点燃了久埋在深心里的一蓬烈火，迎接了人民自己的队伍。在船码头，在大街上，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发送新出版的《学报》，并且为经过西大街的解放军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镜头。

海盐城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